



多元时代的正义寻求

—— I.M. 扬的政治哲学研究

Seeking Justice in Pluralistic Times:

A Study on I.M. Young's Political Philosophy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马晓燕/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多元时代的正义寻求

—— I.M. 扬的政治哲学研究

Seeking Justice in Pluralistic Times:

A Study on I.M. Young's Political Philosophy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马晓燕/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元时代的正义寻求: I. M. 扬的政治哲学研究 / 马晓燕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112 - 2839 - 0

I. ①多… II. ①马… III. ①扬, I. M. - 政治哲学 - 研究
IV. ①B712. 59②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3712 号

多元时代的正义寻求: I. M. 扬的政治哲学研究

著 者: 马晓燕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赵 锐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小宝工作室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17249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zhaorui@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90 × 975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2 - 2839 - 0

定 价: 3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录

引论 认识艾里斯·扬 / 1

第一节 艾里斯·扬及其思想概况 / 2

第二节 扬的政治哲学的主题关怀及核心概念 / 12

第三节 立论根基及研究意义 / 20

第四节 整体构架思路 / 24

第一章 差异公民资格与社会正义 / 27

第一节 公民资格的理论脉络与当代正义之争 / 29

第二节 普遍性公民资格的正义谋划能否支撑差异群体的 权利要求 / 38

第三节 群体差异之公民资格与政治正义的实现 / 47

第四节 冲突整合的不同路径及问题反思 / 55

第五节 小结 / 61

第二章 再分配与社会正义 / 65

第一节 正义的分配逻辑运用的局限 / 66

第二节 社会正义：消除支配和压迫的制度化限制 / 77

第三节 来自各方的诘问及扬的反驳 / 86

第四节 小结 / 97

第三章 交往民主与社会正义 / 99

第一节 多元文化境遇中审议民主与社会正义 / 100

第二节 正义视域中交往民主对审议民主的反思和批判 / 111

第三节 交往民主的理想 / 119

第四节 小结 / 133



第四章 责任与全球正义 / 137

第一节 全球正义及其不同理念之争 / 138

第二节 正义义务与结构性不正义 / 144

第三节 全球正义的新视角：责任的社会关联模式及其论证 / 154

第四节 小结 / 163

第五章 正义与差异政治的反思及建构 / 166

第一节 试图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正义之争 / 167

第二节 对当代西方正义理论的总体反思 / 178

第三节 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正义之建构与社会和谐 / 191

第四节 结语 / 202

参考文献 / 204



引 论

认识艾里斯·扬

艾里斯·玛瑞恩·扬 (Iris Marion Young)^①, 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名政治哲学家, 离世前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她既是杰出的思想家, 也是草根行动的积极参与者, 曾活跃于妇女人权、非洲国家外债减免以及劳工权利等领域。其思想关注与研究领域较为广泛, 在正义和民主理论、大陆政治理论 (包括福柯和哈贝马斯)、女性主义哲学、容纳和差异、性别、种族和公共政策以及伦理与国际事务等方面的研究及成果享誉国内外, 其作品被译为 20 多种语言。扬终其一生的关注议题核心多是围绕争议问题而开展的, 所以, 学界评价其是“酷爱社会正义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作为曾活跃于“后罗尔斯时代”的著名学者和活动家, 人们对其身份给予了多重界定: 因坚守社会公正而被称为美国左派政治思想界著名代表, 又因其思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坚持与借鉴而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也因其对公民资格理论的介入视角而被称为多元文化论的激进代表, 还因早期得益于女性主义思想的启发而被学界称为女性主义的著名代表, 更由于其理论主张的特色而被称为差异政治的主将。无论何种称谓, 扬更关注于如何从各种思想理论中获得批判与响应的资源以更有效地推进她所全力关注的社会改革。而本书将从以上各个不同角度聚焦于扬的正义与差异政治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将其思想引入我国, 以期对我国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建设有所启迪。

^① 以下中文简称扬, 英文简称 I. M. Young



第一节 艾利斯·扬及其思想概况

一、艾利斯·扬的生平及著作概要

艾利斯·扬（1949.1~2006.8）于1949年1月2日生于美国纽约市，家中有一个哥哥和姐姐。尽管家境有些困顿，但扬依旧接受了系统而全面的教育：早年于纽约市立大学的皇家学院研究哲学，1970年荣誉毕业，1972年和1974年她相继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是“从匿名到演讲：对维特根斯坦晚期作品的解读”（From Anonymity to Speech: A Reading of Wittgenstein's Later Writing，指导教师为John M. Anderson）。一直主修哲学专业的教育背景也奠定了扬一生的职业生涯：从1975年至1976年，扬在纽约特洛伊的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任哲学助教；1976年至1980年，在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大学任哲学助教；1980年至1990年，在伍斯特工学院讲授哲学，并于1984年成为该学院的副教授；90年代开始，扬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院从事了约9年的哲学和政治理论教学与研究，并于1993年成为该学院的教授，1994年至1996年开始担任博导；2000年开始，扬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在那里，无论是在研究生还是本科生中，扬都是一位受欢迎的老师，她所讲授的全球正义是政治科学中最受欢迎的课程。系里的一位同事，马克尔（Patchen Markell）副教授盛赞道：“很多人都想听扬的课，以至于课堂就像一个演讲大厅，但扬不愿意站在教室前面滔滔不绝——她希望学生们能对话交流”，“她是如此的受欢迎并总能不拘泥于形式化的东西而沉醉于教学内容中，大家都愿意和她共事、学习。而且在扬来到这所大学时，就已经是一个著名的女性主义思想家了。她的能力非常卓越，将较高层面的哲学分析与相关的当代政治议题结合，与关心社会非正义的妇女和男人的经历相结合。”^①扬的为人与学识在其同事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大家都愿意和她辩论。在芝加哥大学，扬除了担任政治科学系的教授外，还是该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和人权规划中心的成员，也是比较宪法学中心（the Center for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的成员。

^① 源自“美国芝加哥大学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news.uchicago.edu/releases/06/060802_young.shtml。



扬驾轻就熟地往返于学术界和政治活动领域，她活跃于世界很多知名学府，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进修学院以及人类价值中心，维也纳人文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南非的人学研究理事会，以及新西兰怀卡托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担任客座教授，1995年春季，扬成为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客座哲学教授；同时她也是《星座》（Constellations）杂志的同仁以及布拉格哲学和社会科学会议的积极参与者。扬不但是杰出的思想家，也是草根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对妇女、劳工等弱势群体有切实的关怀，偶尔也在密歇根大道的迪斯尼商场前和其他人一起发放传单，还在除南极洲以外的各大州讲演，使得扬在国际组织方面格外引人注目。

扬在50多岁时开始热衷并沉醉于爵士乐钢琴曲的学习和演奏中，尽管很艰苦，但却以音乐的方式传达了她对生活的执着与热爱。即使在与喉癌抗争中她依旧乐观并积极地参加学术会议。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政治哲学家，差异政治理论的主将，在与喉癌抗争了一年半的时间，2006年8月1日于家中病故，享年57岁，成为继罗尔斯（John Rawls）之后，美国政治哲学界在二十一世纪初陨落的又一颗明星。她的同事们对其一生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她的同事，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暨政治学系教授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评价认为，扬是过去25年来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在女性主义理论和左派政治思想界无人能出其右。

扬善于捕捉时代主题，敏感于政治实践和社会正义问题，并全心致力于平等，在正义和民主理论、大陆政治理论（包括福柯和哈贝马斯）、女性主义哲学、容纳和差异、性别、种族和公共政策以及伦理与国际事务等领域都有卓越贡献。使其获得国际声誉的第一本著作《正义和差异的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1990）的出版将其推进了国际舞台。在此书中，她敏锐地察觉到了承认问题在主流正义论中的缺失并批判性地分析了构成正义理论的基本概念，赞成一种新的正义概念并敦促对社会群体差异的确认而非压制，为后来学界所主张的“再分配”和“承认”之间的区别奠定了基础框架。有学者称这部书“对于后罗尔斯式的正义讨论具有原创性的贡献”^①，该书出版后获得了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维多利亚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s Victoria Schuck Award）。而且，该书及其部分章节相继被译为多

^① See Jeffrey C. Isaac, "Iris Young: A Tribute", *Constellations*, Vol. 14, No. 2, 2007, pp. 289 - 291.



种语言。

《交叉的声音：性别困境、政治哲学与政策》（*Intersecting Voices: Dilemmas of Gender,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1997）是由七个相互关联的议题构成，共同分享了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的谋划。这些议题既利用也批判了当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解构主义以及商谈伦理，并不同程度地修正了前期著作的一些概念和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群体”概念的讨论，主张对群体（group）和连续序列（series）做出区分不仅有益于走出女性主义理论的性别困境，而且还提供了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个人主义的一种可能性替代。同时，这七篇论文既指向了基本的政策建议也给予了明达的哲学论证，将政策实践的导向性和规范哲学理论的思辨性予以同等程度的重视一直是扬长期以来的主张和理论思考着眼点。

《容纳和民主》（*Inclusion and Democracy*, 2000），关注的是正义获得的程序，即民主是否能尊重差异并更具有容纳性以推动社会正义。书中肯定了审议民主对于解决现代多元社会所潜藏的深刻而持久的社会 and 道德冲突的回应，但是，作为差异民主的主将，扬论证并宣称审议民主无论是其所强调的话语表达方式还是对共识的青睐都有可能造成对某些人、某些群体的不正义，而提出以“交往民主”的观念、“容纳式民主的正义”概念以及“差异性团结”的概念来表达多元差异的境遇中化解冲突的方式以及塑造公正而富有活力的公共生活所具有的包容性、开放性和正义性。书中尤其强调了在政治公共领域对社会差异的关注可有效地成为促进公正政策的重要资源，并为群体代表的原则做出了新的论证。而且，关于居住区的种族隔离和全球民主的章节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并就政治实体的范围该如何符合跨越正义责任扩展的范围进行了相关的讨论。

《论女性身体经验：“像女孩一样扔球”及其他短文》^①（*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2005），是一部轻舞于学术

^① 本书已有中译本，参见《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何定照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7年。对该书的介绍，此处参照了林芳枚教授以及孙瑞穗教授为推荐该书所写的序。“像女孩那样丢球”按照孙教授的理解，这个书名所意涵的是，扬是在用一种存在现象学式（*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的方法来探索这个小女孩丢球时被赋予的性别编码和解释以重新勾勒出这个充满问题的“阴性身体”之“生成”（*becoming*）过程。并且，她企图在本体论、认识论和知识论上重新编织不同的知识视野以重建这个充满权力刻痕却又被遗弃的“女体”，使她复活。——参见网址：<http://bb.ttv.com.tw/BB/viewtopic.asp?forum=312&topic=318033>



论述与自传叙事之间的美文，也是扬在世时的最后一部作品。该书收录了扬就女性在现代西方社会的身体经验所写的文章。在书中，扬援引了多位二十世纪欧陆哲学家，包括波伏娃、海德格尔、伊利格瑞、克莉丝蒂娃与梅隆·庞蒂的观念，为肉身化主体性的诠释建构了严谨的分析范畴。文中不仅理论化地清晰描述了女性身体经验，诸如隐私、家与空间，以及处于月经、怀孕、分娩和更年期的女性生命故事的节奏，探讨了女性身体经验如何形塑主体认同，对这些女性经验的绝对存在性和现象及其弱点和困境给予了理性的哲学反思，而且，还规范性地评析了今日女性在自由与机会上依然遭受的非正义限制，从而试图链接女性身体经验与政治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应该说，这部著作融合了学术研究的严谨冷静与自传体叙事的动人恳切，从而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全球挑战：战争，自决和正义的责任》（*Global challenges: war, self-determin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for justice*, 2007）^①，是在大卫·赫尔德鼓励下再版的一部深层的伦理著作，收录了扬从2000年至2006年的9篇关于自决、战争以及全球民主和全球正义的论文，扬将其敏锐的哲学追问运用到当今世界政治最重要的某些议题中，将其对自决、人道主义干预、暴力、全球民主和正义的批判分析与现实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服装工业的反血汗工厂运动的议题相结合，并突出思考了全球范围内的政治责任问题，尤其是关于如何思考大规模的结构不正义的责任问题，她以“责任的社会关联模式”来强调促进全球正义应重构关系而非仅仅惩罚道德违规者，从而以现实的伦理关切回应了很多学者所预见的走向和平和全球正义的跨国合作的可能性。

以上主要的著作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就如《容纳和民主》是以容纳术语来对《正义和差异政治》中所主张的差异的回应，并试图将异质公众的领域从早期的市政的、地区的和国家的层面进一步拓展到全球层面来实行。也有学者认为这表征了差异政治的“全球性转向”；^②而《全球挑战：战争，自决和正义的责任》则是对《容纳和民主》中的最后一个章节的回应，以“正义的社会关联模式”来回应生活在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之外的那些人的正义宣称，以及有助于结构性非正义的个体和制度之正义责任的不可推卸。除了这

① 该书在扬离世后被整理出版。

② See Adam James Tebbel, “What Is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olitical Theory*, Vol. 30, No. 2. (Apr., 2002), pp. 259–281.



几部主要的专著外，扬还与其他学者合著了一些重要的著作，^① 并就正义、民主和差异政治等相关内容发表了百余篇研究论文和评论性文章。^② 这些都使其思想成为来自世界各不相同背景的理论家的一种资源，也因此，其作品被译成包括日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瑞典语等在内的 20 多种语言。

二、扬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渊源

扬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成熟发展得益于其对不同学派及思想家的学术资源的批判性借鉴，其中包括 20 世纪大陆传统如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以及以德里达、福柯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想，但扬明确表明，在汲取这些理论中能为其分析和论证提供有力工具的同时，在相关议题上也批判性审视了这些理论对于其正义和差异政治所具有的消极意涵。

（一）社会批判理论

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源泉。在数十年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③ 扬对于社会批判理论的借鉴主要在于她将批判理论理解为一种融入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的规范性反思，因而，其政治哲学最常用的基本方法就是批判理论的方法，也即，社会的、历史的、立场化的规范分析和论证。

^① Stephen Macedo and Iris Marion Young, (eds.). *Child, family, and stat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3; Alison M. Jaggar and Iris Marion Young, (eds.). *A companion to feminist philosophy*, Malden, Mass.: Blackwell, 1998; Patrice DiQuinzio and Iris Marion Young, (eds.). *Feminist ethics and social polic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Jeffner Allen and Iris Marion Young, (eds.). *The Thinking muse: feminism and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② 详见文后所列参考目录。

^③ 参见：张康之：“批判的终结——评‘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观”，《社会科学论坛》1999 年第 4 期。



按照扬的理解,批判理论并不是从道德、人性或良善生活的哲学前提中派生出某些原则和理想。而是,批判理论的方法反思了我们于其中所经历和体验的现实社会关系和过程,因而,与将社会事实与价值分离并宣称是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社会理论不同,批判理论抵制建构一种与具体社会隔离的普遍性规范制度的努力,认为只有将对正义的规范性反思置于具体的社会背景中,致力于批判性评估既定的社会现实,才能反思社会问题并引导实际关注解放的批判主义。可是,对于正义的规范而言,如何可能使其成为既植根于社会同时又是衡量反思社会的标准?在扬看来,哲学家总是具有社会立场的,处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与对未来的理想设计中,所以,哲学家是在与欲望的关系中来体验特定的环境,不同的欲望会有分歧甚至对抗,由此打开了批判的空间。作为一种话语模式的批判理论,旨在通过对既存事实的批判而设计理想的、未实现的规范的可能性。虽然理想既不符合当前实际也不符合未来实际,但它们允许思想者和行动者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批判它和想象某些更好的可能性。扬借用马尔库塞的说法“抽象的普遍概念指的似乎是具体的、历史意义上的种种潜能。……美的概念包括一切尚未实现的美;自由的概念包括一切尚未达到的自由”^①来进一步表明有关正义之类的规范概念既源于现实社会又是其评估标准。正是采用了批判理论的方法,扬致力于探索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新左派社会运动以各种方式所宣称的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的深层的制度不正义,并反思性辨明潜存于这些政治运动中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意涵,从而在对当代政治哲学正义理念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中,提出积极的理想和社会原则主张。例如,《正义和差异的政治》就是在考察了美国社会大量的政策、制度和实践,并表明了其所批判的支配当代哲学的某些正义原则和语言是如何意识形态化地强化了这些制度和实践的情况下,提出了某些替代性的、理想的社会关系之观点及原则;《容纳和民主》阐述了规范的理想和道德论证,试图既揭示当代民主社会的道德不足,同时想象在那些社会中改革的可能性。尽管批判理论的方法贯穿于扬的政治哲学始终,但是扬明确表明,她也在很大程度上拒绝接受某些批判理论家的一些宗旨或原则,例如,扬认可并遵从哈贝马斯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及其关于话语伦理的一般性观念的同时,却批判哈氏对于同质公众的潜

^① See Herbert Marcuss, *One -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1964, pp. 214 - 215.



在认可。^①

（二）多元文化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② 是一个拥有较多歧义且模糊不清的术语。最早它是北美和欧洲某些国家所推行的一项公共政策，而后伴随被压迫群体社会运动的高涨以及全球化的进程而逐渐成为政治哲学中的一种理念。这里所指称的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政治诉求。尽管聚集在多元文化主义大旗下的诉求涵盖范围广泛涉及理论、政策及社会行为和态度等，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诉求，但多元文化主义在有的学者看来，目前已成为用以识别和联络政治上的盟友和学术上的伙伴的一种口令（shibboleth）^③。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破除支配群体以其优势统合弱势和不利群体的话语霸权。作为一种指向政治改革的多元文化主义，其中的“文化”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范围而成为一种直接的政治诉求，在很多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者看来，“文化”表现了政治社会中的某种权力关系，而文化的不平等主要是因为资源占有以及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所以，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架构以寻求真正的文化平等便成为种族、阶级、性别、民族和少数族群等得以动员和集合的理想目标。也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常与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等结合，从而在挑战主流话语霸权的同时，担当了具有政治、伦理与分析潜力的解放性武器。扬正是借助要求平等的多元文化主义精神来批判现有结构的非正义，为被压迫群体争取“社会平等”，争取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各领域的正义的。自由主义学者拉兹（Joseph Raz）认为这种“具有变革性能力的多元文化主义”（transformative multiculturalism），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支持“不同群体在文化和物质方面的繁荣”以及“在自由原则和人类尊严范围内的群体认同”，要求政府采取激进措施来保证受压迫群体的进步。其核心

① See Iris Marion Young, *Inclusion and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introduction; and Iris Marion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introduction.

② 这里，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的分别，按照笔者的理解，前者更多的涉及弱势和不利群体或少数族群争取平等承认和尊重的一种政治诉求；而文化多元主义则更像是在对一种文化多元共存之现实样态的描述，有时也意味着成为霸权得以横行或扩张的一种借口。

③ David Hollinger, *Postethnic America: Beyond Multicultur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p. 82



是将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转换为政策。^① 所以，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内容涉及群体身份认同和群体权利。

可是借助多元文化主义而寻求群体身份认同的政治不但易于沦为利益集团的私利行为，从而导致民族国家陷入分裂的危险，而且，也容易遮蔽根本性的问题。扬在借鉴多元文化主义平等精神的同时，从社会正义的视角表明了她的政治哲学之群体利益主张并非旨在确认群体身份认同，而是要认肯群体的社会地位，尤其是不利地位，致力于矫正结构性不平等。因为在扬看来，身份政治的术语以及其他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描述已经转移了对正义的关注，远离了与性别、阶级、种族地位、年龄、能力等有关的结构性不利的关注，而转到关注文化差异。虽然在很多情况下都不该否认文化差异和社会边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但结构性不平等不但是非正义的，而且不是源于或不能被归为文化差异。^② 而扬致力于建立民主和社会正义的规范性关联也主要在于放大结构性不平等的权力架构，并试图寻求从根源处矫正。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多元文化主义为扬的很多主张提供了激进的框架，但多元文化主义的诉求前提囿于体制内的变革，本质上是一种弱势群体与主流群体在利益和权利等方面的据理抗争或讨价还价的一种要求赋权的运动，所以，这种束缚也限制了扬的政治哲学激进的解放潜力。也因此，更有学者从多元文化主义与经济的深层密切关联中，反向提醒人们关注多元文化主义的负面效应，认为在多元文化的言说中不可忽视资本主义的前提背景，不可遗忘马克思曾对现代性商品生产与社会关系的市场化，对文化特殊性的穿透、破坏与蒸发的危机所做的理论理解，并且得出“资本主义也是一个文化计划”，正因为多元文化符合所谓的新经济，使其成为一个有力的修辞，因而，从此意义上来看，现实的多元文化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文化配套，而不是全球化的对反，也不是全球化的批判。^③ 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关注多元文化主义，辩证地理解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作用和负面效应，从而有力地析分出其进步和解放潜力是所有关注于社会正义的理论家所应致力于谋划的。

① Joseph Raz, "Multiculturalism: A Liberal Perspective", *Dissent* (Winter 1994), p. 78. 转引自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

② See Iris Marion Young, *Inclusion and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p. 3.

③ 参见：赵刚：“‘多元文化’的修辞、政治和理论”，《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



（三）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

扬本人最早是位投身于妇女运动的草根行动者，也因理论主张上与马克思主义的牵连而成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学派^①的主要代表。在《正义和差异政治》导言中，扬就明确表明其无论是对压迫的规范性反思还是对差异政治的思考都得益于对当代妇女运动的参与。正是女性主义激发了扬的政治热情，使其不但扩展了一些当代女性主义对某些潜存于理性、公民资格和平等的理想这些现代道德和政治理论核心中的男性偏见之分析，而且由承认差异的重要和承认的困难之间的争论也引发了扬本人对差异政治的关注，正是从承认妇女差异的多样性来看，单纯关注妇女的压迫可能不是理解和争取妇女解放的最佳路径，所以，为更好地理解妇女的解放，扬将关注视角放大为理解与关注其他被压迫群体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参与思考有关和平、环境以及反干预运动和全球正义等相关问题，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参与民主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促成了对压迫和支配的多元化的理解与论证。

源于西方反主流文化土壤的女性主义理论，经历了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要求平权运动后，20世纪60~7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SWF）致力于探讨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尽管女性主义派系杂多混乱并未有统一的理论纲领，但却在挑战现存社会政治秩序中引起了深远、广泛而日渐强化的影响。在各种女性主义流派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试图通过兼收并蓄以实现各流派的综合，克服一盘散沙的局面，取得意识形态的相对统一，提升女性主义的理论层次。在扬看来，在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时，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畴存有性别盲点，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二元制理论”又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截然二分。扬作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一元论”的代表，不再追问“是资本主义导致了父权制、还是父权制导致了资本主义”这样的问题，而是认为，就像物质不能离开意识一样，父权制范畴也无法独立于生产方式而与之并列，所以，只有用“性别劳动分工”（gender division of labor）这个一体化的概念范畴作为核心的分析工具，将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整合为一体，这样才能认清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本质，揭示妇女受压迫的真正根源。扬将性别劳动分工提到与阶级范畴同等重要的地位，以使妇女问题可以进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使妇女压迫问题成为马克思主

^① 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学界笼统地赋予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总称。



义社会分析方法的必要构成。通过对性别分工的分析，既可以考察阶级统治、生产和分配关系，又能透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扬把性别分工与阶级分析作了比较：认为性别分工比阶级分析更具体、更详细，更注重参加社会生产的个人。而阶级分析比较抽象，把生产系统看作一个整体，从一般性层面上探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阶级分析只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抽象的分析，而性别分工则提供了十分详尽的讨论：它阐明了男女对生产资料的不同获得权和控制，阐明了男性的统治机构是怎样产生、维持和变化的。最重要的是，阶级分析不能表明资本主义的父权制特性，而性别分工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父权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的处境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起作用的结果。因而，对扬而言，资本主义一直都是一种父权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父权制社会是二者合一的。所以，在当代社会，反对压迫女性和把女性推向社会边缘的斗争本身就是反资本主义的。^①

以扬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深受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影响，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去分析父权制、性别分工、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它们都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并将妇女的彻底解放与社会主义前途相联系，在对妇女受压迫问题的分析上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并从女性主义视角以性别分工为核心范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但同时也犯了矫枉过正的缺陷疏失，以性别分析遮蔽了阶级分析，忽视了妇女受压迫的复杂性和妇女之间在阶级、民族、种族、文化上的差异。这种力图用女性主义来修补社会主义理论的做法，注定了她们在社会主义目标和实现途径问题上尚缺乏突破的契机。值得一提的是，深受后现代主义对差异和多元的强调，这种缺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而且对差异的分析也日益精致化，深刻化，透过差异的各种表象而去追踪结构性根源，成为后来扬的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变。

总之，扬愿意关注并汲取很多理论思想的精华，除了以上社会批判理论、多元文化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理论外，扬还批判性借鉴了后现代主义学者，如德里达、利奥塔、福柯和克里斯蒂娃等人对差异之意义的讨

^① 参见艾里斯·扬：“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76~105页。



论。^①同时，源于英美的分析哲学思想、当代政治哲学以及参与民主理论等很多精辟的思想和方法也为扬的分析和论证提供了有用的工具，但是扬并不在完整的意义上接受或拒绝其中的任何一种理论方法，也不试图寻求如何在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或社群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的话语之间划界，而是汲取丰富的理论储备，将罗尔斯与克里斯蒂娃、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以及法国后结构主义集合在一起。对她而言，通过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的纠葛，可获得的批判和响应的资源，与通过一个单独的学派所获得的资源相比，能使政治和思想更丰富、更敏感。致力于投注全部热情关注政治改革而无暇进行学术划分，也由此成为扬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学者的突出特点。

第二节 扬的政治哲学的主题关怀及核心概念

从思想产生的知识语境来看，扬的政治哲学始终围绕着一个基本线索和现代民主自由的核心命题，那就是如何应对多元时代的正义挑战。从批判的正义理论到非正义概念界定再到更具包容性的正义概念，扬的政治哲学的理论焦点始终投射到对现代社会结构性不正义的揭示和论证以及对规范的正义概念的探求和表述上，尤其是对不利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切始终贯穿于扬的整个正义理论的批判、建构与设计之中。因本书在具体的章节中将梳理与社会正义相关的不同议题，所以此处暂略。但以正义为核心诉求差异政治在不同层面的实施使得社会群体、差异政治成为理解扬的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

一、社会群体或社群（social group）

“社群”（community），也译作“共同体”，在传统意义上，一般被理解为拥有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或共同信仰、价值目标、规范体系的关系稳定而持久的社会构成，具体形式包括：家庭、村落、城镇、国家、阶级、民族、宗教团体、政党等。在政治哲学史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西塞罗、奥古斯丁、阿奎那，直到近代的密尔、黑格尔和杜威，都对社群的重要性有所阐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社群就是“城邦”，它“不仅使

^① 关于扬对后现代主义借鉴的内容，本文将在扬的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差异政治”部分详细介绍。